琴台客聚 彥火

代表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

在托爾斯泰的另一部代表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反映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怨懟：

「在本書中，已屢次以一種諷刺的或劇烈的形式批評當時的俄國社會，這社會是為他在將來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擊的。攻擊謊言，攻擊一切謊言，對於道德的謊言，和對於罪惡的謊言同樣看待，指斥自由論調，抨擊世俗的虛浮的慈悲，沙龍中的宗教，和博愛主義！向整個社會宣戰，因為它魅惑一切真實的情操，滅殺心靈的活力！……」（羅曼·羅蘭，下同）

原是冰肌玉潔的主角安娜·卡列尼娜，在溷濁社會中打滾，已經支離破碎，要靠打嗎啡來麻醉自己，最後因自己精神的墮落而走上絕路——跳鐵路軌自殺。

「但這部小說的主要意義，除了安娜的悲劇和1860年時代的俄國社會——沙龍，軍官俱樂部、舞會、戲院、賽馬——的種種色相之外，尤其含有自傳的性格。較之托爾斯泰所創造的許多其他的人物，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。托爾斯泰不獨賦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，和鄉間貴族輕蔑知識階級的反自由主義（在本書的結尾中，還有明白攻擊戰爭、國家主義、泛斯拉夫族主義的思想），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賦予了他。」

作為男主角的列文，在他感到，在現實社會，「他們將被迫作惡，為社會所認為必須的。」換言之，在這個扭曲的社會，「罪惡是合理的」，列文感到悲憤，瞞着自己的妻子基蒂憧憬着自殺的傾向，與托爾斯泰晚年的心境一樣。

1882年，托爾斯泰參加調查人口工作，使他看到浮華大都會背後的悲慘圖景。

當他第一次接觸到這表面文明原來隱藏滿目瘡痍的晚上，他叫喊着、號哭、揮動着拳頭，他嚎啕着說：「這決不能存在！這決不能存在！」

他在《我們應當做什麼？》，把他所耳聞目睹的莫斯科慘狀如實刻畫出來，但這些文字在出版前卻被俄國檢查委員會刪去。

他在這本書已嚴正提出：「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為造成罪惡的共犯，不參加剝奪人類的工作。放棄金錢與田產，不為國家服務。」

「《我們應當做什麼？》這是離開了宗教默想的相當的平和，而捲入社會漩渦後所取的艱難的途徑的第一程。這時候便開始了這二十載的苦鬥，孤獨的亞斯納亞老人在一切黨派之外（並指責他們），與文明的罪惡與謊言對抗着。」

（讀《巨人三傳·托爾斯泰》札記，之七）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之合肥(二)

合肥的隨心遊歷，我「偶遇」了道德價值連城、金錢價值3元一份的青菜麵；設置免費就餐區，為基層人士服務的愛心食店老闆；堅持不收小費、不甘後人、自強不息的計程車司機，他們的善良仁愛讓我對合肥非常好奇，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」，合肥的水土，它的過去、它的現在，又是怎樣的呢？

回到旅館，與年輕服務員對合肥尋根究底，她說：「您這位香港遊子對我們合肥情有獨鍾，我為您找來合肥老師，為您好好上一節合肥課吧。」合肥老師是旅館的年長經理，他是合肥人，對合肥瞭如指掌，一往情深……

「1949年（共和國成立），合肥是『5平方公里5萬人，5條馬路5盞燈』，『小小河流穿城過，一座小樓才兩層』的小縣城。」

「5平方公里，5萬人口，5條馬路，兩層小樓」，隨着年長經理的話語，一個灰白朦朧、滿街土布破衣、貧寒落後的小縣城浮現眼前。

「那時候的合肥城，最大的馬路是5米寬的土路，路上是被車輪軋出的深溝；全城需清掃保潔面積僅4公里，20位清潔工用掃帚就可以完成清潔任務；70年後，合肥街明道淨，八線行車，路旁綠樹成蔭；全市需清掃保潔面積達近8,000公里（近8個香港大），大部分以機械化工序完成。」合肥老師果然把合肥歷史如數家珍，認識合肥過去，親歷合肥現在，讓人對合肥今天的發展歎為觀止。

今天的合肥大地，正走在公園城市的康莊大道上，一組一組的建築物，從合肥大公園的規劃中「生長」出來，一步一腳印地把合肥變成綠意盎然、花木扶疏、疏密有致、氣韻生動的公園城市，讓您身心舒坦，安穩自在。

今天合肥街頭所見——人車往來不絕，但人人心平氣和；堅實無華的商業建築，民居小區星羅棋布；街頭小店井井有條，琳琅滿目；這裏沒有北京的雄偉莊嚴，沒有上海的繁華貴氣，這裏有的是樸實有序，平靜光亮——合肥的市容讓人輕鬆愜意。

「現在的合肥，面積一萬多平方公里，約有11個香港大，近千萬人口，202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一萬億人民幣，位列全中國城市第20位。」年長經理對合肥現狀的總結，讓我的好奇心與秒俱增。「那合肥70年前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多少呢？」「70多年前，合肥的國民生產總值不足一億元；2020年，國民生產總值一萬多億，增加一萬多倍。」「匪夷所思的翻天巨變！以前的合肥是怎樣的？它是怎樣一路走來的呢？」

「2,000多年前，秦始皇在合肥建郡，自此以來只有一個字形容合肥：『窮』，那是一窮二白的窮。合肥氣候處梅雨雨帶區，雨量充沛，但獨特的土壤成分卻難於存留水分，導致合肥旱災澇災頻繁，幾乎每兩年就有災荒。合肥地理位置北接華北，西通荊楚，東連江南，位扼交通要道，歷來兵家必爭，歷代戰亂不斷。」

「天災頻繁，農作物常年失收，兵戎長年相見，生靈塗炭，百姓經年貧困，生活慘不忍睹——這是建郡2,000多年來，合肥的常態生活。」不堪的合肥往事，讓年長經理沉痛傷感。

「直至70多年前，合肥小毛蟲開始在沉默中節節改變，經歷70多年歷練磨難，他蛻變了！」合肥的蝶變讓年長經理興奮莫名，我決定以香茶敬他，讓合肥的蝶變故事得以延續，讓我端詳合肥這隻振翅高飛的蝴蝶……

●綠意盎然的安徽省省會合肥。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事涉自身利益時

在內地負責綜藝選秀節目製作的韓籍友人來港公幹，他還帶了一個女團的演出視頻，要求在座的朋友們「畀意見」，表示該視頻已上載到互聯網。

看完該視頻，筆者對該女團的第一個印象是，她們的顏值高，個個臉蛋、唱跳了得，總覺得是P了圖吧！？也覺得有點不對勁，哪有如此「完美」的女團？旁邊的友人亦馬上說：「她們的表演的確是『頂尖』，可是她們的眼神空洞，表情也沒有靈魂，似動漫繪製出來的人物，不真實！」

此時韓籍友人才表示，該女團的成員都不是「真人類」，是韓國近年利用日新月異科技的人工智能圖形，創建超現實圖像出來的女團，是將真人（她們都具備唱跳能力）所拍攝的MV，然後把她們的臉Deep Fake（換臉技術）虛擬而成：「這種換臉電腦科技，在行業中被稱為黑暗電腦技術，也非韓國獨有，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科技人才亦早有這腦筋，只是他們認為真人騷嘛，還是用真人實體較好；而韓國K-pop男、女團是很成功，帶領着潮流方向，所以韓國人自信他們創造虛擬女團一樣可以成功，甚至會風靡全球，深偽換臉的操作，容易讓觀眾和粉絲們分不出真假。但，有實力的製作人指還是親力親為打造出『真人』的男、女團才有真正的成功感。」

韓籍友人強調，虛擬出來的男、女團確實對行業有某程度上的幫助，例如沒有新的團體誕生的空白期，是可以為這行業的電視台、主辦單位及製作人爭取到更多的營運時間；而當事情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時，別人口中的『不可能』，他們也會用各種方式及說話，包裝成『可能』，所以『見仁見智』這句話，這情況下就可以大派用場！」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最愛的上海越劇

上海越劇《紅樓夢》是我最最喜愛的戲曲之一，有幸地在那個年代，有機會一再看到一代宗師的演出，那是徐玉蘭、王文娟分飾賈寶玉和林黛玉。

最近得悉王文娟去世的消息，儘管她已95歲，但聽到這消息仍心有戚戚然，頓感不捨難過！

翻看資料，還看到一輯林青霞和王文娟老師茶敘的照片，當年王文娟老師是92歲，但還是很優美動人，那輯照片是在師從趙時鶯老師的李旭丹微博中看到的。在我們心目中王文娟是永遠的林黛玉，一生中她演了62版《紅樓夢》中的林黛玉，而林青霞則是1977年香港的《金玉良緣紅樓夢》中俊美的賈寶玉，當年她23歲，風華正茂，反串演出贏盡掌聲！相距40多年，賈寶玉拜會了永遠的林黛玉，譜出《紅樓夢》的另一段因緣！

打從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上海越劇院首次在香港的普慶和高陞兩戲院演出，風靡香港和海外的越劇觀眾，到相隔20年再來港於新光及百麗殿戲院演出，我是一再有機會觀賞到他們的演出，且幸運地因工作關係近距離地接觸到他們，跟他們一起吃飯聊天，跟他們訪問，與他們開心合照，對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且學會了把《紅樓夢》電影的唱詞曲調從頭唱到尾，經常自己一個人在家中把一套一套的上海越劇聽了又聽，那是百聽不厭的曲目！也是青少年時期最大的個人嗜好，不必找同伴一起，不必與人分享，青少年朋友可沒有我那麼「老土」聽戲曲，反正沒有要好的玩伴，那些日子就是在醉人的戲曲中度過！

除了看《紅樓夢》，還有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《碧玉簪》、《追魚》、小戲《打金枝》、《斷橋》、《拾玉鐲》、《盤夫》等，演員包括所有演出精湛名角：袁雪芬、徐玉蘭、金采風、張桂鳳及男角史濟華、劉覺、張國華等，再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一團60多人的演出隊伍再來香港，我更似癡迷粉絲，幾乎每有機會便偷去觀看，在新光、在百麗殿，我在新光戲院看戲的日子，相信比很多前輩都長，比很多人都便利，那年代自覺幸福無比！

●林青霞年前去拜會王文娟老師時拍下的珍貴合照！ 作者供圖

別學會了瘋癲，就忘記了做人

傅昱

有些人表面很聰明，卻一心想着打壓別人，對身邊朋友偏少、成績偏差的人言語刻薄，對周圍少言寡語、極度敏感的人冷言冷語，對收入微薄、職業辛苦的人諷刺打擊，他們不替別人着想，還自以為聰明絕頂，其實是瘋癲至極。一事當前，沒有想一想自己該說些什麼、該做些什麼，什麼話不可以說、什麼事不可以做，這樣處事很難贏得周圍人的尊重。

周日下午，林濤正對着手機「嘎嘎」地樂，媽媽問他樂什麼，他有些不耐煩地說：「媽，你別問了。」過了半小時，他的表情從「春光洋溢」切換成了「風雨交加」，然後不安地對媽媽說：「媽，怎麼辦？我新認識的女朋友把我拉黑了。」原來，他的女朋友在群裏晒了一張靚麗的藝術照片，結果林濤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，竟瘋瘋癲癲連發兩條評論：「你的鼻子整過形吧？」「PS太過頭了。」

隔了一會兒，他的女朋友回覆他：「你要是不會說話，可以不說。」他這才意識到說錯話了，就趕緊道歉，可很快就發現自己被對方拉黑了。林濤着急地問媽媽：「她是不是早就想拉黑我，所以我說點兒實話，就被她給拉黑了？」「人家是讓你長點兒記性。」林濤又問：「可是，我都道歉了啊！」

媽媽答道：「既然你單方面向人家『宣戰』了，就別想再議和。不分青紅皂白就批評對方的是你，態度誠懇跑來道歉的也是你。你一個人演完《水滸傳》又來演《紅樓夢》，你考慮過對方的感受嗎？」

林濤煩惱地撓着頭，然後頓足捶胸。女朋友本來興致勃勃，他卻兜頭一盆冷水，誰會高興呢？挑事的人是林濤，息事寧人的為何是人家？凡女生非常認真地公開照片，你要麼不評論，要評論就一定挑好聽的說，這不是虛偽，而是起碼的教養。在小圈子裏聊天，要做到傾聽時不着急辯解，說話時不有意冒犯，瘋瘋癲癲、口無遮攔只能顯示你教養不夠。

「關係熟絡」不等於「什麼都可以說」，「我不是故意的」也不等於「能夠避免產生傷害」。類似的情況還有，如果你誇別人的成績很優秀，對方會謙虛地說「只是運氣好而已」，但如果你直接說他的好成績是因運氣好，那他可能就會反擊你：「為什麼你的運氣一直不好？」那些嚼舌或口無遮攔者說臭話時，就是「一根筋」：即便你說的是事實，但事實可以隨便昭告天下嗎？

單身多年的霍小姐，卻常教閨蜜王小姐如何談戀愛，可就在昨天，王小姐卻和她絕交了。王小姐最後一句話是：「我戀愛談得這麼失敗，全都怪你！」霍小姐說：「我真想不通，她談戀愛吵架了，我一心一意地維護她，整日整夜地陪着她，甚至還幫她打電話罵她的男朋友。現在他們分手了，居然怪到我頭上了。」霍小姐不理解閨蜜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沒良心……

同事小劉問霍小姐：「王小姐找你吐槽她男朋友時，你是不是總勸她分手？是不是還幫她揪出對方的缺點有多少？幫她分析男朋友的哪些行為出格了，哪些事情做得不夠好？」她說：「是啊，那個男生很不靠譜，說話做事都非常幼稚，經常傷害到她，他們早晚會分手的，我這麼做都是為了她好。」小劉說：「我知道你是為了她好，但是你忘了，你自己是個長年單身的人，你憑什麼教她在愛情的戰場上衝鋒陷陣呢？」

小劉說得沒錯。王小姐向霍小姐抱怨，很可能是甜蜜的負擔，又可能是幸福的煩惱，或者是偶爾的情緒作祟。她只需要一個樹洞，把自己的糟心感受塞進去而已，不要你來瘋瘋癲癲不明所以地添油加醋。至於對方是不是渣男，這段感情應不應該維繫，這些都不用霍小姐操心。在王小姐向霍小姐傾訴時，其實她的心裏就有了自己的答案。

王小姐不可能突然不喜歡霍小姐。可能霍小姐說王小姐男朋友壞話時，王小姐她就對霍小姐有意見了，哪怕她當時正在生男朋友的氣；可能是霍小姐幫王小姐翻舊賬時，她就不那麼喜歡霍小姐了，哪怕是她跟霍小姐說「我想和他分手」；可能是霍小姐勸王小姐「別那麼小心眼」時，她已覺得霍小姐說得太過分了，哪怕是王小姐主動來找霍小姐談心的。一般情況下賣力勸和者，容易成為好人；若是因你的意見，一對情侶分手了，那就不可饒恕。因為真的分了，誰能負責給她一個男朋友？多傾聽，多陪伴，少幫人翻舊賬，少幫人做總結。只要讓她知道，不論她做什麼決定，你都會支持她，這就已經夠了。如果因為你，對方事情搞砸了，那這口大黑鍋就真是由你來背的！

杜穎在市裏一家公司上班，處了個男朋友叫李方。周五這天，傍晚下起了雨，杜穎正愁怎麼回鄉下家中呢，李方開着車過來了：「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」杜穎高興地鑽進了李方的車裏。天很快黑了下來，鄉間路上有個人披着雨衣，正小心翼翼地騎着自行車。他見有車駛過來，就往路邊靠，李方搖下車窗喊道：「沒事兒，你慢慢騎，我給你照着點兒亮。」

前面那人一聽，又回到了路中間，對後面揮了揮手表示感謝，自行車的速度也快了起來。杜穎臉上露出了笑，心想李方心眼太好使了。這時，只聽李方壞笑一聲：「穎子，你信不信，我3秒鐘就能叫前面那人讓路！」杜穎阻止道：「你別幹缺德的事兒！」李方「嘿嘿」笑兩聲，忽然把車燈關了。騎自行車的人突覺眼前漆黑，頓時啥也看不見了，來不及反應，「哎喲哎喲」兩聲，居然栽到一旁的淺溝裏去了，等他暈頭轉向地爬起來，轎車已開遠了。李方哈哈大笑：「我說，那位大哥啊，你真是不小心，咋就掉下去了呢？」他一副得意勁兒，卻沒注意杜穎滿臉怒氣，抱着肩膀不住地顫抖。

杜穎在想李方鄉間小路上「先善後惡」玩弄騎自行車人的行徑，強烈衝擊着杜穎的價值觀，她真懷疑李方會不會這樣瘋瘋癲癲對待自己。因為杜穎一直相信，只有禮貌、友善地對待另外一個人，那麼對方才會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你。因此，在與騎自行車的人交集過程中，李方應始終保持友善和禮貌，而不是令對方身處粗暴捉弄和意外結局中，這樣讓杜穎心裏很不是滋味。

記得在電視連續劇《奮鬥》裏面，父親曾對陸濤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不管開什麼車，遇到狀況的時候，你都要懂得及時剎車。」這句話套用在眼前這個事例當中，無論李方正在向杜穎表示自己如何聰明，還是全部源於他玩心太重，當感覺這樣處事會妨礙做人時，一定要懂得及時叫停。去做看似損人不利己的事，你只能得到短暫的虛榮，卻會迎來無盡的煩惱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天降大任

上次提及Lorna Byrne，我覺得值得再一提的地方，是她的人生經歷。作為從嬰孩開始已見到天使的人，相信任何人都會羨慕這一種能力，而且她也活用此天賦，一直作為天使與凡人之間的橋樑，為來向她求助的人轉達天使的意思，可謂克盡己職。

好了，但現實上她的生活從不平坦，丈夫一直身患重病，結果一早離世，留下她孤身要養大4名孩子。她憶起有一年的聖誕節，甚至連膳食的費用也拿不出，幸得陌生人在信格放入金錢才應急度過。更為甚者，她也承認當位於人生低谷之時，即使眼見身邊天使不斷想逗她笑，又或是製造機會令她重振，但同樣做不到自己指導他人時的要求，也在負能量的氛圍中徘徊了好一段時間。

我認為以上的分享更具感染力，自己有幸在人生中也曾遇上一些具異能的人士，不約而同也非客觀物質世界上所謂的「成功人士」，經濟也絕非富裕階層，只不過各自在天賦所長的領域，為人盡力解難。顯然易見，擁有異能與物質豐盛，絕對沒有必然關係。每個人來到世上，都有自己的人生任務，好好發揮天賦，展現潛能，也就不枉此生。

不過由衷而言，也的而且確有不少人會因此而動搖信心——眼見具異能者的生活也「不甚了了」，不期然會胡思亂想，心忖連自己也「拯救」不了，又有何能力協助他人呢？因此而與天使擦身而過的也大不乏人，到頭來也是正念充盈與否的體現，在上天賦予我們最大的自由意志之下，選擇什麼以及放棄什麼，已屬人生最大的恩賜禮物，得助及拒絕受助往往只是一線之差而已。

或許由今天起，大家還是先去尋回與自己守護天使的聯繫吧！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好看有多重要

以前認識一位40多歲的大姐，永遠有一句話掛在嘴上：我如果像我姐那樣好看，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。這位大姐容貌算中等吧，她口中的姐姐我沒見過本人，只看過幾張她們的合影。照片裏的姐姐真心好看，瓜子臉，大眼睛，雙眼皮，鼻樑高挺，皮膚很白，兩根麻花辮子垂在腰間，很像以前老電影裏的人，質樸端莊，又大方得體。

她們兩人相差五六歲的樣子，媽媽去世得早，姐姐的針線和廚藝都好。姐夫好像是兵團的，大高個，長得精神，還是個幹部，對姐姐體貼敦厚。姐姐長得好看，生活幸福，作為妹妹，她什麼都要比照着姐姐來，處了幾個對象總覺得不遂心。後來就乾脆辭了公職，孤身到深圳找機會。

遍地黃金的時代沒有青睞她，折騰了幾年也沒見個水花，青春倒是流逝得連尾巴也捉不住了。她並沒有把事業不順歸咎於眼光和能力，而是一個勁兒地抱怨姐姐，把父母的好材料都用光了，弄得她相貌平平，一點爭取好生活的資本也沒有。她不僅跟身邊的人不斷埋怨姐姐搶光了好天資，還常常打電話回去向姐姐亂發一通脾氣。有一次一起吃飯，吃着吃着，她又開始滿腹牢騷，最後還忍不住打了電話給姐姐，好一頓抱怨。掛了電話後，她一臉鬆快地朝我們說，我姐姐做了切糕要寄來給大家吃，在座的都有份。

我們一起歡呼，感謝電話那端的美女大姐。後來，切糕真的寄了過來，各色果仁果脯，搭配得層次分明，口感也是清甜酥脆。一起分享着這道濃郁西北特色的甜點，腦補着姐姐精心製作切糕的樣子，味道似乎分外別致。看來，好看的人真是得到了天神加持，做什麼都會受到格外的關注。

東奧閉幕了，關於運動員的話題仍舊很熱門，尤其是在這個看臉的年代，除了是否奪牌，運動員的顏值和身材，也被經久不息地拿來討論。

最近幾年，娛樂圈風行的「白瘦幼」，幾乎影響了大部分年輕人的審美標準。不光是女生，膚白消瘦又低齡的男生，也成了審美的流行趨勢。這種亞健康式的審美追求，很是讓人憂心。畢竟，要肩負國家強大民族復興重擔，健康的體魄和積極的精神面貌，缺一不可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纖細柔弱，美則美矣，但一切以犧牲或輕視健康為前提的美，都不適合成為主流。

忽然持續霸屏多日的運動員，用強勁的健康、線條、力量、肌肉之美，帶來的運動視覺盛宴，把昔日處處受到追捧的白瘦幼，吹得東倒西歪。有網友忍不住發出「奧運會狠狠修正了我的審美」的感嘆，也衝上熱搜，引發了更廣泛的共鳴。好看這個詞，迅速突破簡單的五官概括，擴充和延伸到了形體、速度、自律，以及由此升華而來的拚搏、堅毅、信念，讓人領略到一種攝人心魄的震撼之美。